



李逸民

准喜臨門

双喜临门

李逸民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本書通过晋南农村某高級农业合作社棉花丰收和一对青年男女在工作、劳动中建立爱情的故事，反映了当时农民内部先进和保守、新与旧两种思想的斗争。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惠爱街2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字数1325 字数119,985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5/8 插页3

1959年5月北京第1版 195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0册

定价(3)0.45元

—

勞碌了一天的庄稼人，回到家里来了。各家各戶的門縫里，都透露出一絲絲淡黃色的燈光；風一吹，還可以聞到一股股醉人的熱氣噴噴的飯香——現在正是庄稼人吃晚飯的時候。

住在村東頭的王保全，呼嚕呼嚕喝了兩碗熱粥，肚里就像燃起了火，一霎時，脊背骨汗漬漬的，滿頭滿臉濕淋淋的，熱的那個樣子，就跟剛從澡塘里跳出來似的。他忙把塞在褲腰帶上的白土布手巾拉出來，擦了擦頭上的汗，又把嘴角和鬍子尖上沾的米花花拭干淨，然後把它又塞在褲腰帶上，轉過臉向他女兒道：

“梅英，到東屋桌子上，把我的煙袋拿來。”

梅英端着碗正在喝湯，聽見爹叫，放下碗起身就往外走。她知道爹要去社里開會，走到門口，耽心地掀開門帘，把頭探到外邊一看，院里黑的伸手不見五指，鑷刀似的月牙兒剛從東房坡爬了上來，却被一堆堆浮動不定的灰褐色雲塊遮嚴了；點點的繁星，躲進了抹抹烏雲的背後，間或，有幾顆銀亮銀亮的小星星，如同幾個頑皮而又倔強的孩子似的，透過雲縫向大地眨着笑眼，不一會兒，又被烏

云遮住。

天陰了。大地，沉沒在無邊無際的黑暗里。……

梅英看了看天，皺了皺眉頭，心想：天陰的這麼黑，爹老腿硬膀的，半道兒上跌倒了可怎麼辦？她想讓爹留在家里，自己去開會，又一想，不行啊，剛才社主任說，今天晚上這個會很要緊，一定要讓爹親自去。於是，她三腳兩步地跑到爹的房里，找兒烟袋，順手拿起掛在桌角上的爹的老羊皮襖，出來，又拐進自己房里，從炕角摸著手電筒，把這些都給了爹。

“拿這干啥？”王保全只接過烟袋和皮襖，把手電筒又推給女兒。

“今晚上陰的黑，拿著手電探道，走路不絆搭，爹！”梅英解釋著。

“咳咳，我活了這把子年紀啦，黑夜走道，這是常事，從來沒有點過燈、借過亮，目下在村里開個會，路是熟路，閉住眼也能摸到，還拿個手電筒去，這像話嗎？”顯然，王保全不滿意了。他覺得女兒太不懂事，過光景嘛，處處得講究節約，大腳大手的做法，那不是莊稼人的本色。他把花白的腦袋抬起來，長眉毛下邊的深眼眶里，兩顆黑寶石般的眼珠兒閃著冷冷的光，盯著梅英手里的手電筒，大聲吼道：“去，快把它收拾起來，眼下票票缺，買兩筒電池，也得大幾角錢呀，這些洋玩藝兒，是咱莊稼人要的嗎？”

說著他站起來，把老羊皮襖往身上一披，揚起油亮油

亮的烟布袋，在掌心里狠狠的摔打了兩傢伙，裝了一鍋烟，就灯点着火，抽了兩口，咂咂嘴兒，然後，拖着兩只沉重的母鷄窩棉鞋，蹣跚蹣跚地走了。

臨出大門時，想到年輕人瞌睡大，看家不穩實。他停住腳，拐回頭向女兒叮嚀道：

“梅英，今晚上的會恐怕開的時間長，看門精心點兒，別貪睡呵！”

梅英咽了一聲，抿嘴笑了：爹真是小心過份了，現在比不得過去，別說東西擺在家里，就是甩在外邊三天三夜，也沒人偷！再說，我又不是小孩子，還看不住門戶？

王保全走了後，梅英開始收拾飯菜，刷鍋洗碗。她想起爹剛才那個倔脾氣，不由得又笑了，獨自說：“倔老头，倔老头，越老越倔了！”

“真的，王保全的脾氣本來就倔，入了高級社，越來越倔了。特別是碰見年輕人，就跟冤家對頭似的，三句話沒說完，就發了火，動不動跟人抬槓，都是本村的幾個人，低頭不見抬頭見，有時鬧的變臉失色，怪不好意思。為這事，梅英經常勸他說：

“爹，高是一句話，低也是一句話，和人家說話，再不要動氣！”

“你算了吧，別教訓我啦，”王保全滿腹委屈地說，“嫌我吵，你想想，不吵行不行？目下跟過去不一樣，過去是單干，各家管各家，只要把咱的莊稼作務好，把咱的門戶

看緊，管人家成龍還是變蛇，與咱屁不相干！可目下是高級社呀，上千口人在一個鍋里攪稀粥，把莊稼鬧壞了，這是玩的嗎？咳，我最看不慣那伙年輕人，說話冒冒失失，干活毛毛草草，憑他們，地能種好嗎？地種不好，失了掂算，受損失人人有份，我能不管？”

梅英覺得爹的態度雖然不好，可爹的話明是一派正理。她知道爹是個精細而又嚴峻的人，莊稼活樣樣會干，而且不論干啥都要干的出色。

她記得她六歲上，娘死了，沒人給做衣裳。爹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在家學着做。她穿上爹做的小襖小褲出去以後，左鄰右舍的嬸嬸大娘們都服氣地說：

“哟，你爹手真巧，做的這針腳比你娘還好哩！”

娘死后，爹不光做地里活、縫衣裳，還得每天做飯，村里人打趣地說：

“王保全成了大腳婆娘啦。”

但是，這有什麼辦法呢？為了生活，為了把自己的女兒拉扯大，他咬緊牙關總算熬過來了！

解放後，日子過的活潑了，他讓女兒上小學，小學畢業又上中學。去年梅英中學畢業因沒考上高中，回家來了。王保全並沒有責怪女兒，他說：

“回來就回來吧，種莊稼是萬事根本，這也是門學問，好好鑽呀！”

梅英想起爹過去受過的苦，想起爹對她那樣苦心的

撫育与爱护,她打心眼里感激爹,因此王保全的脾气虽然倔,虽然动不动就斥責她,但她沒有因爹的脾气不好而对他不滿,更沒有頂撞过他,甚至,有时受了爹的气,她还对着爹笑一笑呢。

剛才,她給爹手电筒討了个沒趣,她並沒有介意。洗完鍋碗,她端着灯走进自己房里,把灯撥亮,放在桌上,翻开一本厚書,細細地看起来了。

看了兩頁書,猛想起刘石柱提的問題了:

那是今天早上的事情,她正在隔壁磨房里磨面,刘石柱跑來說:

“梅英,跟你商量个事情!”

“什么事呀?看把你急的!”她問。

石柱說:“听說顆粒肥料比咱們的粉狀肥料效力大,可是供銷社只給咱社撥来五百斤,我觉得这东西很好,問社主任能不能多买一点,社主任說这是县上分配的数字,想多买不行。我認識供銷社生产資料經理部的老高,跑到县上一問,老高說,現在县里存的顆粒肥料不多了,不过制造顆粒肥料的方法也很簡單,你們社里應該自己制造。究竟怎样制造呢?可他也記不完全了,他讓我到农林局的技术推广站去打听。我又跑到农林局,不凑巧,技术站的干部都下乡了。”說到这里,石柱帶着求助的口气說:“梅英,你經常爱看农業技术的書,該許知道这个方法吧?”

她想了想,記得不知从什么書上也看过顆粒肥料的

效能与好处，苏联有很多集体农庄就施的顆粒肥料，因此每年产量很高。現在，全社如果普遍推广施顆粒肥料，那增产的数字可就大啦！所以她对这件事情非常热心。她向石柱說：

“顆粒肥料制造法，我以前从杂志上也看过，可現在也記不清楚了，我可以給我的同学写信，向他們打听打听。”

“那你赶快写！”石柱非常着急。

“誤不了，今黑夜我一定把信写好。”

她有个女同学，如今正在农业技术学校学习哩，她俩过去上初中时，是一个班的，相处很好，現在还經常通信。她想，石柱提的問題她的同学一定能够解决。于是她把書本闔住，拉开抽屉，取出信封信紙，伏在桌上給她的同学写开信了。

二

梅英剛把信写完，忽然咕咚一声，大門被推开了。接着，听見一陣急驟的脚步声，去了她爹的房里。她心里不由得一縮，吃惊地問：

“誰呀？”

沒人答应。又問了一句，房里才甕声甕气的回道：

“我。”

她一听，是爹回来了。心里觉得奇怪起来：往常开会，要到喂饱牲口的时候才散会，为啥今晚上的会开的时间这样短呢？

“爹，会开完啦？”她怀疑地問。

王保全沒答沒理，躺在炕上長一声短一声的直嘆气。

梅英慌了，以为爹得了什么急病，忙跑到爹的房里，焦急地問：

“爹，你哪里不舒服？”

連問了三遍，王保全一声不吭。猛地，他翻个身，長嘘口气，从牙縫里迸出几个字：

“真气人，真气人，这不是选举，这，这是誠心鬧我丢人！”

“把話說清楚，究竟咋回事？爹。”

“不能提，不能提！”王保全搖了搖頭，又翻了个身，朝梅英一揮胳膊：“去，你別管我，快去睡吧。”

梅英見爹这个样，怎么能离开呢，她想等爹的气消了，再問清楚是为了什么。她把灯点着，坐在一旁，無可奈何地盯着爹的臉，心里不住的猜測着：爹倒是为了啥呀？生这么大的气！

王保全为啥生气呢？一句話，这是由选举引起的。

原来，村里的初級社轉为虹光高級农業社以后，社里干部还没有經過正式选举，今天晚上开社員大会就是为

了选举社干。

刚才在提社里技术股長候选人时，多数人提出选王保全，都说王保全老汉心細，种庄稼有經驗，担任技术股長滿合适。可是有几个年輕人却不贊成，嫌王保全一来脾气倔，二来思想保守。

“我們提議选刘石柱，”有个年輕人說，“別看石柱人年輕，农業技术常識可懂得不少！”

这么一挑逗，又引起一帮妇女發言了，有个外号叫“隔牆脆”的姑娘，尖声細嗓地代表妇女們說：

“我再提个候选人，我們妇女們都說，梅英担任技术股長最合适，梅英有文化，又爱看农業書，說不定將來还是个农業專家哩！”

說完，用手把臉一捂，好像倒了胡桃車似的，哈哈笑的伸不直腰来。……

虹光社主任王占胜，見大伙發言很踴躍，就鼓励說：

“好吧，大家随便提，只要認為能干的都可以提。”

醞釀了一会，技术股長的候选人共是三个：王保全、刘石柱、王梅英。

提出候选人，开始选举了。王保全心里突突直跳，他暗暗地想：要是把梅英选上，还没啥，梅英是自己的女兒，女兒当了技术股長，做爹的臉上也光彩！万一，把石柱选为技术股長，这下我把人可丢到海底啦！石柱是个娃娃，論种庄稼，他懂个屁，难道我王保全，还不如他嗎？他越

想越不安，手里拿着选票滿会场走，想找个会写字的人替他写。

忽見牆角圍着一堆人，他約摸有人正在写票，他也往牆角走去，剛一走近，就听見人們紛紛議論：

“选石柱，选石柱，石柱能干！”

他腦子里哄的一声，頓時兩眼發黑，頭腦發脹，好像得了急病，差点倒了下去。他賭氣地想：好，你們覺得石柱能干就选石柱吧！

他把手里的选票三撕兩扯揉成一团，狠狠地往地上一扔，气嘟嘟地回家去了。

大伙把写好的选票送到桌子上，占胜查了查票数，缺少一張。問誰沒有交票，都說交了。有个小伙子說：

“大概是短王保全老汉的票，不知因为啥，他又生气了，剛才我見他把票撕毀回家去了。”

占胜知道王保全冒了火，絕不是三言兩語能說轉的，因此他就說：

“开票吧，保全老汉的問題，开完会再說。”

选举的結果是，票最多的是王保全，其次是刘石柱，王梅英只有八張票——大都是妇女們托人写的。

散了会，占胜来到王保全家。一方面想了解一下王保全为啥嘔气，另外，也順便通知他当选了技术股長。

到了王保全家，他見王保全躺在炕上直哼哼，梅英坐在一旁，眼里閃着淚花花，不由吃了一惊：

“保全叔，你怎么啦？”

梅英見社主任來了，忙起身讓了個坐，轉過身喊道：

“爹，社主任來啦！爹，爹……”

王保全緊閉雙眼，一聲不吭，好像睡着了似的。

梅英輕輕地嘆了口氣，直瞪瞪地眼睛盯着占勝的臉：

“主任，今黑夜的會是怎么回事，為啥把我爹氣成這樣子？問了半夜，連句話也問不出來。”

“我也不知道呀！今黑夜咱們開會是選舉社干哩，可是選舉的時候，我也在場，保全叔並沒有跟誰吵架呀！……”

“哼，選舉！”王保全聽占勝提起選舉，氣更大了，猛一下從炕上躍起身子，翻着白眼：“不提選舉，我不生氣，占勝呀，我並不是搶着當官兒，既然石柱能干，就選人家石柱唄，為啥要提我王保全的名字，噯，這不是故意丟我的臉嗎？”

占勝一聽，心里亮了，就解釋說：

“保全叔，為這個生氣太不應該，辦農業社要講究民主哩，選社干更應該民主。社干候選人可以讓大家隨便提，絕不能阻擋，至於最後選的是誰，這得少數服從多數，看誰的票最多。就拿剛才選技術股長說吧，雖然有的主張選石柱，可是多數人都選的是你，咱們得按多數人的意見，所以最後決定技術股長就是你。”

“我干不了！”王保全把頭一擺，臉朝着牆。

“別賭氣！”占勝臉上帶着笑，勸解地說，“大伙選你，就是覺得你能干，大伙沒一個人得罪你，何必跟大伙治氣？”

“我不是跟大伙治氣，”王保全解釋說，但他的話味里夾雜着諷刺，“你沒聽見剛才有人夸獎：別看石柱年紀不大，論種庄稼可真有兩下子！石柱本事大，經驗多，說到種庄稼，我得拜人家為師哩，我還干得了技術股長？”

“咳，保全叔，只怨你回來的早，剛才的會沒听完。你聽我說，不管別人說長道短，反正石柱這娃對你很尊敬。選完技術股長以後，大伙覺得技術股光你一個人忙不過來，應該配備兩個技術員給你當幫手。有人就提議石柱和梅英，大伙通過了。我問石柱有什麼意見？石柱說：我沒有意見，我很願跟着王大伯學習，王大伯種庄稼有經驗，跟上他能學到好處。保全叔，你看人家娃說的多好啊，石柱和梅英是咱們的技术員，今後，你要領導石柱哩，還能生他的氣嗎？”

王保全沒有想到自己當選的技術股長，更沒有想到石柱今後要屬他領導，听了占勝的話，他肚里的气自然消了几分。不過，当着社主任，他不好意思把自己的心事露出來，因此他表面上還裝的很固執，彷彿他之所以賭氣，並不是為了想當技術股長。

“說老實話，我不爭這個技術股長，占勝，你知道，當社干是個污水桶，什麼拉雜都得盛，這不是什麼有利的事

情。我生气的是，有些人太小看人了，說我沒本事，我倒不反对，可是，我不能不如石柱吧！他們說我不如石柱，我服不下去！”說到这里，王保全嘆了口气，“目下，大伙既然說出口，讓我干技术股長这个差事，好，看在大伙的面子上，我就干吧。可是要讓我領導石柱，我怕領導不了。”

占胜知道王保全是个陽性子人，只要多鼓励鼓励兩句，積極性就高啦，于是就說：

“咳，保全叔，你要不領導石柱，你看，咱社种庄稼有技术的人，还有誰比你更合适呢，你不干还行？干吧，別推諉了！”

占胜的話，虽然不多，可句句都說在王保全的心坎上。最后，王保全裂开缺牙的老嘴，嘿嘿地笑了，意思是說：讓石柱来吧，只要他知理，听話，我老汉这一套，够他一輩子学的。

占胜临走时，向梅英說：“梅英，社里的技术股就是你們三个人，明天把石柱叫来，和保全叔共同把技术股的制度研究一下，最好再訂个計劃，提出你們的意見，准备管理委员会开会时討論。”

“我干不了！”梅英羞怯地說。

占胜說：“怎么？你也要我打通思想！”

一句話，說的梅英噗哧笑了。

三

石柱因为惦记着制造颗粒肥料的事，昨夜不断的做梦。

他梦见梅英的同学来信了，把制造颗粒肥料的方法告诉了他们，按照这个方法，他们制造了大批的颗粒肥料。他高兴得跳起来了，可是当他一睁开眼，才发现这是个梦。

天一亮，他起来就往门外跑。

“你往哪儿去？”他爹刘老根问道。

“我到外边去一趟！”他揉着眼，边跑边回答。

“不用远去，”他爹扬起嗓子说，“后院的猪圈墙塌啦，和点泥，咱俩把它拾掇拾掇，要不，下场大雪，猪娃子就冻死啦！”

石柱说：“我马上就回来啦。”

出了大门，他穿过一道窄狭的小巷，直朝梅英家里奔去。转过马王庙，刚到南巷口，恰巧碰见梅英。

“你干啥呀？”梅英问。

“找你。”石柱站住脚，慌慌张张地回答。

“有啥事？”梅英走近他，用着怀疑的眼光向他浑身上下打量了一遍。

“你把那封信写好了没有？”他那两只大眼睛瞪的圆圆的，显出万分焦急的样子。

“什么信？”梅英见他焦急的实在可笑，假装不懂他的意思，故意反问。

“你还不知道吗？”石柱跺脚摔手，又急又气，“看看看，我就怕你忘了，昨天早上千叮万嘱咐，果然你把它忘了！”

梅英噗哧笑了，转过脸，向四周一看没人，就瞟了他一眼，用着细细的声调说：

“你呀，这种急性子就克服不了！”

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指着信皮上的字说：

“你看这是啥？”

石柱嘴一裂，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齿，抱歉地笑了。

梅英说：“这信是我昨天晚上写的，写好后，恨不得马上就送到我同学的手里。因为邮政代办所设在乡里，要是吃过早饭再去送信，赶不上趟，信今天就走不了，所以我想现在就把它送去。”

石柱眼里充满着无限感激的神情说：

“你别去啦，把信给我，我去。”

梅英问道：“你早上没有事？”

石柱说：“没有什么要紧事，我跑的快，不一会就回来啦。”

梅英略一迟疑：“也行，这信的邮票已贴上了，你拿去